

## 第二十四回 路旁無奈春生投水 漁有緣玉姐聯姻

詞云：

合歡杯，誰不飲，切莫貪杯醉不醒。行也穩，坐也穩，一斟一酌莫裝倖。美姣娘，誰不念，切莫苦苦將她戀。鴛鴦枕上動干戈，恩愛之時反成仇。世間財，誰不愛，公道取去也莫怪；若將毒計算得來，來得快時也去得快。英雄氣，誰不習，身家性命休兒戲；人來尋找且由他，我若棄時天不棄。飲酒不醉最為高，見色不貪是英雄，無義錢財君莫取，忍氣饒人禍自消。為人若知其中意，方得長久樂逍遙。

詩曰：

窮途窄路遇強人，無奈投淵拼殞身。

幸喜漁舟垂側隱，赤繩繫足美姻成。

話說良玉過船，鄒伯符迎入艙內，行了賓主之禮，坐下獻茶等事不提。兩下大銅鑼響，各開船只。

且不言良玉隨鄒伯符往河南蔡任，也不講馮公進京復任。

撥轉文詞，單言春生在廟門首，亦被巡更兵役喧嚷，從夢中驚醒，見燈火照耀，家人齊呼捉賊。春生不知何故，嚇得戰戰兢兢，只是東奔西跑，不顧高低，跑至半里多。路旁邊有一樹林，便鑽入內。回頭一看，見四面無人，又不知良玉跑散何方。心中思想，兩淚汪汪。只聽得路上喊叫之聲，嚇得又不敢言。心中思想道：「曾記得爹爹說，山東濟南府有一個得意的門生，此人姓黃，曾做江西饒州九江道，他目下卻退任在家，我今不如去投他，或者看爹爹之面容留著我，亦未可知。」心中想著，耳內一聽，已交二鼓，口中嗟嘆：「老天呀，老天。偏是今夜更長，衣服盡被強人剝去，叫我如何受得這樣冷凍之苦？」切切惶惶。不多一時，只見天大亮，也只得站起身來，抖一抖衣，又抬頭一看，總不見良玉，又痛哭了一場，心中想道：「我聞黃世兄住在北關不遠，我不若前去找尋。」走進城中，見一個老者站在街旁，只得走上前來，打了一躬道：「請問老丈一聲，這原任江西饒州九江道黃公府宅，他住在何處？」那老者回道：「你問他做什麼？」春生道：「晚生與他有些年誼，特來訪問故友。」那老者回道：「不可造次！今日幸遇著我這個老漢，若是遇著別個，只恐你來得，去不得呢！」那老者便將黃府之事，從頭至尾，與春生細細地說了一遍，春生應諾，又把到黃府的路徑，問在腹內，辭別老者，一直竟奔黃府而來。

不多一時，便來到黃府門前，只見大門上十字貼的封條，封鎖得緊，又見兩邊牆上貼了許多告示。春生走上前一看，只見那告示寫著：

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正堂余，為欽犯官招領變價事。今奉本府正堂余牌開，奉布政使司王牌開，奉督部院張憲牌開，撫部院鄭憲牌開，遵部文咨行司到府飭縣照得文，柅原任江西饒州九江道黃彩，勾通黃土鎮賊一案，審明注實。全家抄封外，所有家產，盡抄入官，以執充軍餉等。今將此房牙估價，除解費銀七十兩。為此合行出示招牌，無論紳衿士庶人等知悉，願領者當堂具呈，交價執業，給發印契收執，毋得畏縮不稟。倘有書役人等擾累，許即面稟究辦，決不姑寬。慎之慎之，毋違特示。實貼門牆曉諭。」

春生看完告示，只得連聲嘆氣，在那裏寸步難移。此時無奈，只得信步而行，走中暗暗想道：「黃世兄這一案，必是盧賊所害。」一面說，不覺腹中又餓，身上又冷，口中暗罵道：「盧杞奸賊，你害得我家好苦！」不覺已走出北門，面前洋白浪，杳無人跡，又想到自己身上這般光景，心中淒慘，放聲大哭道：「爹爹，母親，你在天牢，豈知你孩兒今日逢了絕地。父母生我姐弟二人，姐姐被害和番，料想難存。孩兒又四海飄零，身無半文，正是衣不能遮身，食不能糊口。爹娘生我不孝之子，原為一脈香煙，保全祖宗血食。哪知孩兒今日生離死別，也是萬不得已。為子的也顧不得爹娘了，孩兒就此遙拜。」于是，拜伏在地道：「孩兒拋別父母，劬勞之恩，今生再不能補報。」拜罷，又想起梅良玉，便大哭道：「梅家哥哥，姐姐臨行分別之時，曾叫你我二人早早回家，侍奉爹娘。誰知禍生不測，又被巡更兵役把我二人沖散，不知梅兄消息如何？小弟本待慢慢跟尋，無奈今日弟至此絕地，今世再不能睹兄之面。」越想越苦，舉目一觀，流水滔滔，便叫道：「孩兒今日永別了。」說完，將身往水中一跳，沉入水底，多分是死。

不言春生隨波逐浪而流。單講這河內，有只漁船從下而來。母女二人搖船打槳，往北關而來，那漁婆正搖櫓行船之間，回頭叫道：「玉姐，你看上水流下一個什麼東西？我兒你好生搖櫓，待我撒一網看。」老漁婆便趕上船頭，把網一撒，見那東西打在網內，好不歡喜。把網一收，險些把漁婆帶下水去了，忙叫道：「我兒快把船搖到岸上去，幫我一幫。」玉姐聽了母親之言，忙把船搖到岸邊，走上船頭，兩人用力，漸漸離水。玉姐看見是個人，向著母親說道：「是個人，不是魚，快放他去罷！」

那漁婆道：「你也不像是個人家生長的，見了一個人大驚小怪。我自幼與你爺爺捕魚，也不知見了多少異怪之物。既是個人，救他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我與你扯他起來看看，若是個死的便罷，若是個活的，救他一救。」

于是，母女二人將春生扯上船，定睛一看，還有一絲之氣。老漁婆道：「我兒，你看此人，與你的年紀相仿，又好一個人品。你好生扶著，待我燒些開水，灌他一灌。」便往梢後，燒了一碗開水，連忙拿到船頭，向玉姐道：「我兒，你把這後生扶起。」那玉姐把春生扶起，那漁婆又把開水往春生口中灌，頃刻之間，腹中好似雷鳴一般。響過了後，便嘆了口氣道：「呀！」不一時醒來，便睜眼一看，見坐在一只小船上，左右老少婦女在旁，口中『哎呀』兩聲，方纔慢語低聲說道：「卑人上天沒路，入地無門，方纔投水自盡，又蒙媽媽相救。」那漁婆道：「且慢些說話，請進艙門內。」便將春生接進艙中，忙叫玉姐說道：「快把你老子當日穿的棉袄、鞋、襪、帽子取來。」玉姐答應，走進後艙拿出。漁婆接過來，與春生著了漁家衣衫鞋襪，將脫下的濕衣，遞與玉姐：「我兒替他洗洗。」玉姐接了衣服，往後梢不提。

再表春生換了衣服，站起身來，到漁婆面前道：「恩人請上，受我一拜。」那老漁婆道：「我們漁家，無有這些禮儀，不要拜罷！」春生道：「救命深恩，哪有不拜之禮！」二人扯了一會，方纔受了兩禮。老漁婆笑嘻嘻地說道：「請問相公尊姓大名，哪裏人氏？」春生道：「媽媽聽稟，卑人乃是江南揚州府人氏。」漁婆道：「相公原來是揚州府人氏，怪道生得好人品。」春生道：「卑人姓陳。父親當日為官，結了冤仇，監禁天牢；逃難到此，又被強人將行李劫去，難得歸家，方纔尋此短見。」漁婆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是一位貴宦公子。」春生道：「如今這樣的光景，還說什麼貴宦公子？」

漁婆道：「據公子說，遭冤枉沒處栖身。老婦無有丈夫，只有這一個女兒，名喚玉姐，年方一十五歲，尚未有婆家的。當日他老子在世，那年打魚打起一口箱子，卻是些首飾，他就說留著女兒招一個女婿養老。誰知打得財來，人又死了。故此，今日救起相公，也是千里姻緣一線牽，五百年前注定。前月有個算命先生到我們船幫裏來算命，是男是女，都是半升米一個。我見他算得好，就把玉姐的八字也說與他算一算。那先生將八字一擺，他說道：『老奶奶，你家姑娘貴造，與眾不同，要五斗米纔算。』我就惱起來：『別人家只要半升一個，為何要我五斗米？』那先生道：『人有高低，命有貴賤。』人勸我把三斗米與他。那先生就把玉姐的八字一排，說道：『奶奶，你家這位姑娘的八字，十分貴重，日後她有夫人之榮。』我便問道：『先生，我們漁家，哪有做官的女婿？』先生道：『目前百日之內，無意之中，一個官家子弟來。』恰好今日在網內打起你來，豈不是天緣注定？又應著那先生之言。我看你相貌堂堂，將來必定做官。若不嫌漁家醜陋的女兒，我情願把玉姐與你為妻，安心在我船上攻書。若做了官，將你父母之仇告訴皇帝，將仇人殺了報仇。但不知你意如何？」

春生想道：「只是目下只影單行，流落飄零，又得她母女一片好心，將我救起。況且那玉姐不像漁家之女，倒也有些大家風味。今我應充了他，待至金榜題名之日，再完洞房花燭不遲。正是：「休忘故土風景好，恩愛深處便為家。」春生想定了主意，向漁婆說道：「承蒙美意。救命之恩，卑人怎敢推辭。只是目下又不能全其親事，待等日後父母辨白了冤枉，一朝脫難掛紅，那時與令媛方可成其親事。」漁婆聽了春生依允親事，心中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待我叫出玉姐，與你拜一拜為兄妹，日後方為夫妻。」

於是，往後艙來叫玉姐：「我的兒，你到前艙來，與你哥哥見禮。」那知漁婆與春生說的話，都被玉姐聽見，正待回避，漁婆已跟到後船。玉姐把臉一紅，便隨口問道：「方纔什麼前艙見禮？」漁婆笑道：「我見你長這樣大，不知我們船上的房屋，船頭是大門，中艙是大廳，後艙是住房。如今，也該交熟了。你快快上前，與他拜一拜。」玉姐道：「人生面不熟，怎好與他認為兄妹？」漁婆道：「這還是從權的稱呼，日後還有兩個好字眼呢！」說完，一把扯住玉姐的手，口中說道：「目下見個禮，有什麼羞處？」玉姐只得含愧羞顏，隨母親來至中艙。春生一見，站立一旁，偷眼將玉姐一看，雖是個漁家的打扮，真正生得超群，便暗地作贊四句道：「國色天姿豈在妝，布裙絮襖勝霓裳。若穿環珮迎風立，疑是嫦娥降此方。」那玉姐把春生看了一看，只見狀個漁家模樣，品格卻也非凡，玉姐贊了四句道：「骨格清奇實可誇，身穿短襖做漁家。若得春雷預報信，他年上苑好觀花。」

卻說這玉姐走進了中艙，站在一旁。但不知玉姐與春生如何見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二度梅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